漕運通志

漕運通志卷之九

漕議略

渠有變遷法有得失世有因革然後體見出而議生焉議成而君行之謂之命否則空言也是故議之通塞存乎上政之利害繫焉詩曰詢于芻蕘孔子曰多聞而識之知之次也乃輯漕議略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沿于

江海達于淮泗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朱子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徑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

丘氏曰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資舟役浮水路以達于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叙水路於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

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按此本猶爲行師至良所論乃給國都也

孝文時賈誼上疏

其畧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乃或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至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按此漢都關中則已資淮南以爲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議開漕渠

呂祖謙曰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至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官多而不切於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衆而無益於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則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漕數日省則國用日舒民力日寬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於此

綏和二年詔求能浚川疏河者

賈讓奏言其畧曰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

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行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閒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閒河再西而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

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林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可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堤多張水門其水門但用土木今作石堤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水門分河流通渠則塡淤加肥禾麥更爲秔稻轉漕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

最下處也

永初七年安帝詔滑水縣穀輸敖倉虞詡爲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顧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益開河渠以通

漕河之道可以大積軍糧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謝玄爲前鋒都督既平兖州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都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

石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於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

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千萬斛詣高麗李龍將討慕
容皝具船萬艘自河入海運穀豆千百萬斛于安樂
城以備征軍之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水旱之備詔於
蒲陜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
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
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晋之粟以給京師
又遣倉部侍郎韋瓚於蒲陜以東募人能於洛陽

運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伐凡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淺深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七年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朝集使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惟出於租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工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

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
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當一月以上三月四月
以後始渡河入汴河乾淺又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
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
始得上河入洛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
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
水手更為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
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

倉內停貯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等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即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十倍今若且置武牢船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幷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爲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耀卿爲

京兆尹京師雨水數倍踰常奏曰宜者廣司應從令
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見在發遣臣分道賑給
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濟運以書關輔得稍充實
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人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
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爲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
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
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必得
安居今至平日以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

前必有饑乏之降詔書矜貺親支計救其危急民猶不及陛下非取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為下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三二年即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若有四百萬人每丁出錢百文充陝洛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腳送納若能開通漕計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發進吳

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
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回從河口即
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
屬水險則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
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即船下貯納水通既運水細便
止漸至太原倉泝河入渭更無停留可省巨萬巨常
任濟定冀等三十州刺史詢訪故事隋亦在京師沿河
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以此行用利便實深帝

入綂尋以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勑
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炅自淮江至京以來險古
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爲轉運使始置河陰縣河清
縣置柏崖倉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
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
含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
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百萬石省
腳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緣北運險澁頗有欺隱議

洎又言其不便停費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

丘氏曰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爾然當時運夫皆是官僱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名加兌以爲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上運人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

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
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
晏轉運粟百一十萬無斗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兌
也其所費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
運於窄淺之漕渠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加兌浮於
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陪償舉債鬻產無
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
幸而沈溺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
運之米皆以囊盛過河淺暫舁岸上過淺而後舁
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
而沈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
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艙中宜加
之艎板之上護以竹篾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
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
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
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所失亦爲省矣

德宗貞元四年李泌奏言

其略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

今徐州設兵備亦類此

八年中書侍郎陸贄奏請減京水運儲蓄軍糧事宜狀

其畧曰蓋聞見而不違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

人命在食封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畜於貨泉若國家治安錢穀俱富柰務蓄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利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須給用亦廣所以不計靡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必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餘以廣濟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餓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米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凡與常時米貴加倍時庶匱乏流傭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

貧民困宜哉假糶米以救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
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背
見臨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價斗當錢一
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腳又約用
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
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有司月估每斗只糶得
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
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南湖南淛
東淛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
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七十萬石送至陝州
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
橋輸納臣詳開河陰太原等倉皆貯之意蓋因往來
屬旱關輔荐饑當從造作相之初俶充勞罷運之失
遂請每年轉運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北至中途切
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
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漸

米下倉添後望給填數輸以貯運頻亦協豈不必每歲加徵以增不及之費所司但當舊例並不計元源山運米七年積數並處所近斟可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廪充盈陸便路預備者未盡祈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緣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遇多不慮有闕今淡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兆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為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處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又定董定所糴估價通計之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至太倉每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年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十比較即時剝寄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哉規久必生弊經世之念於慮事周不以

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紊來制不肯貸功於當代不滯
意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所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
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
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
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
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
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
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
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淮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
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
五十文以救貧乏計錢六十四萬貫如節級所減運
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
內許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
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
價三十以上用利農人其米便於東渭橋及太原倉
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

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道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及原長武平凉等城鎮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十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諸道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絁綿四色所作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欲藏稍晚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勅到便令折與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時並依平估價務於折衷仍取度支官雇及車脚價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與領使計會和糴各量人

戶墾田多少先付價值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
徵其有納米者每斗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
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
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戍
守絕塞及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
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
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
之用來秋若還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蓄既富
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餘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
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為會將所邀抑糴得境希得
以遂其業變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
柢安邊之本源于士庶人莫急於此傾公家而發私
備積當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
常用之內收其非費之資百萬羸糧坐食邊塞又有
斛廩粟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鑑陛
下據茂秋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

〔按此因歲豐儉權其
輕重亦或可行之

論汴水疏鑿之由

張洎曰禹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皐山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爲害甚乃於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黄河是也一渠傍西山以東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洚水至于大陸洚水則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貝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合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及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

後分爲三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莨若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莨若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兼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水即春秋晉楚之戰于邲邲音汳卞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汴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志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閒小閒中東流而出濟水自兹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元年詔尚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子百萬開汴

水起榮澤入淮千餘里乃為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魚鹽布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以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開元中黄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北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沈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停廢郤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絶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

河至陳州合蔡水是秦漢故道以寫漕又不由此故
填於不通若瀹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
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雞鳴山祐請疏其兩端皆可
通舟其間合陸口十里而已則江湖黔蜀漢之要
可方舟而至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涉蔡歷
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沂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
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
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
海故卜京尚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
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所
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
天子意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
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
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闕驅市人而戰
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兵甲在郡國額存而可
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

各六萬人游徐荊揚各五萬人襄亳壽頴滁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數十倍甸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歛者有恵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之虞惟汴水橫亘中國西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刪以奉巡遊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眞宗景德三年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遂淮以呂梁之險龍之

丘氏曰按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漢明帝時王景修汴渠而河與汴分流至晉安時劉裕伐秦彭城內史劉遵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隋煬帝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並汴河舊自滎陽縣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水東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湮沒不知所在而河則自中牟縣入于黃河今歸德宿州虹縣泗州一帶汴河故隄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絕所謂入泗達淮者今無復有矣是則漢以來漕路所謂汴泗入河者率由蔡河經泗州入于淮而呂梁之險未有以之為運道者惟晉謝玄肥水之役堰呂梁水以利運漕益灌水以漸用耳非通運也宋真宗時楊守倫建此議又以歷呂梁險而竟罷也是則呂梁之險用之以為漕路始自

我

朝引沁水以入于泗經二洪下會沂河至清口以匯于淮合于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綿山舊以武

陟縣入于河慎河達海自河南徙之後沁水乃別自
武陟縣界東流經原武陽武等處至徐州城東
北與泗水合以
爲今運道云

論回河

蘇轍曰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
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懼常恐敗
事切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
累各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
之愚狀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蕃旅距邊鄙緩
急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者有一人計不支雖使桑
弘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駑下乎今者
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
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憂惟人
困窮極國數寒唯有黃河西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

兵二萬人蓄聚梢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慮灼知民心指揮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之議已寢不行臣平日竊憂渙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出執開河分水之策觀權罷大役而止為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日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堤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賢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也人皆仰之凡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從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愛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不肯翻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為朝廷惜之

然臣聞議者欲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淤淺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御遂防失備凡此所以熒惑聖聽沮格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使東勢如登屋然則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上流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議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瀕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粟米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營居丘冢以避漲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

亦如此遠爲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讓治河之意此之故道歲省兵夫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悉爲千里賦役全復爲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畧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圓畫而知北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開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版築器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遲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

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寒凍來歲春暖就使與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効而堅持之於上左右之臣不顧可否而隨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者一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然誰敢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宋神宗熙寧六年知應天府張方平奏言

其略曰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衝八達之地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於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虜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戎狄亂華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摹畢講不遑周漢之隆

而梁氏是因豈樂是而處之蓋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家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碩廣濟河六十二萬碩惠民河六十萬碩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也今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太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之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

惟陛下特廻聖鑒深賜省
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按此則今日漕河之於
京城亦是建都之本

元祐間龍圖閣學士知揚州蘇軾奏狀

其略曰竊謂欠折之本出於綱梢貧困之由起於違
法收税若痛行此一事則朞年之間公私所害去七
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葉小節也若朝廷每
聞一事輒立一法法出姦生有損無益則會然前日
所立斛㪷倉法及其餘條約是以臣愚欲乞盡賜寢
罷只乞明詔發運使責以斛㪷而為之賞罰假以事
權而耿其耳目則綱運大計可得而辦也何謂責以
斛㪷而為之賞罰蓋發運使歲課當以到京之數為
額不當以起發之數為額也今者折欠盡以折會償
填而發運使不復抱認其數但得起發數足則在路

路有萬數殊處發運使不任其責矣令諸路轉運司處運斛斗皆以到發運司實數為數而發運司獨以到京及府界實數為額此何義也臣欲乞立法令後運司處運額斛計到京欠折分擘以定殿罰則發運使自然竭力點檢矣凡綱運弊害其最有五一曰發運司人吏作弊取受交然不公二曰諸倉專斗作弊出入斗器三曰諸場務挍岸司作弊點撿附搭住滯四曰諸押綱使臣人員作弊減剋在船錢米五曰在京及府界諸倉作弊多量剩取非理曬揚如此之類皆可得而去也然未盡者亦賢於立空法而人不行者遠矣何謂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蓋運路千餘里而發運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間諸色人作弊侵擾綱稍於千里之外則此等必不能去雖綱運而遠赴訴也況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選差或令發運使舉京朝官兩員為勾當綱運自真州至京往來點檢遞州住不得過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過十日以點

爲驛字常在道路專切點檢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許決徒以上罪送所屬施行使綱稍使臣人員等常有所赴訴而諸色人當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歲運到京數足及欠折分毫爲賞罰行此二者則所謂人存政舉

必大有益

按蘇軾所陳綱運五弊切中今日當職者宜思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宋朝歲漕置倉於眞楚泗三州轉運至京而置三倉者數年之儲

臣按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粟載於眞揚楚泗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哉臣竊以謂宋人都汴漕運比漢唐爲便易前代所

運之夫太皆是民丁惟
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運惟
今朝則是遠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
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湖北湖南直達于
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
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載鹽之利
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自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
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牐之停留艫艦之衝激
陰雨則慮浥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為將領之科率
上倉為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
移又催以兌糧矣運糧士卒其艱苦萬狀有如此者
食此糧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於鹽法條下既已歷
陳宋人轉般載鹽之法于前伏乞
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寬士卒之一分寬一
分則受一分賜矣況
其所賜非止一分哉

元以江南運不便乃通海道春夏分二運

丘氏曰按海運之制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比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巡成山之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

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二年會通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通會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不臨事之悔今

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則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爲傭值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爲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畏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即止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求無沈溺之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

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北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本
招攬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
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
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
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
若通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河

丘氏曰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
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牐擱凡二十處所
費益亦不貲況今廢墜已久脩復以東諸牐雖存然
河流於淺通運爲難凡今積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
中
禁城之內潢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
然後南出其啓閉蓄泄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
建請欲復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見陸輓與

河運利害略亦相當必欲復舊須於城東堅爲大渾積水以爲停泊之處引水自城西入滦山北轉東瀦於此瀦又於分水入城處築牐以司啓閉仍於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爲巨牐常禁中水非瀦溢不啓自度曹牐以東每牐一旁皆爲月河以容候牐之舟如此庶幾良便若恐旁民動衆又不若依舊陸輓之爲便但道路之間每遇霖雨泥淖車輸陷没牛騾踣斃脚價踊貴漕卒舟行數月始得抵陸而久留多費夥苦不勝此建議者慨之所以咸欲復疏河道然自永樂乙未開運以來經今六十餘年率由此路況其脚費支充之初已有加耗晴乾之時所費良亦不多爲今之計請於都城之東官路之旁擇便利處再闢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約廣十丈以上其舊道專以爲官民往來之路止行小車其新闢者一道專以通行輦運大車下而往者從左道上而來者從右道不許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許夾道但有欲居者皆許於

道旁百步之外面東西以居近道賣酒食者毋許作
浮鋪如此則民居既遠車轍散行水易泄而泥易乾
運道自然不致深陷又於中道設一提舉司視河防
例置官一二員每年委工部官一員提調修理費等
所原設腳夫編爲甲乙輪班一修理道途大車入門免
其納鈔就俾於提舉司出修路錢若干收貯在官以
爲買甎石備工作之具又俾有司拘集車戶及牙行
人等從公量定腳價分爲三等稍乾分石若干塊兩
凡運若干必使兩不相虧具數奏
聞定例如此則轍轍通利所用不過民間數十頃可將
官地償之或給以價或爲之開豁糧租其視開河之
費減數十倍況河道狹而運舟多一遇水少伺候淤
閘動經旬日有妨歸期之計且又每閘設官聚夫資
給民糧且有所費歲歲差官吏起民夫開挑上源疏
滌淤塞修築堤堰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時耕種又
移工作歲無寧月愚言儻一有可採者乞下有司計

議止於國計

未必無補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上言水利十有一事

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河自白浮村至通州高麗莊長一百六十四里塞減水口十二處為牐二十有四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甎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至元三十年九月漕司言通州運糧河全仰白榆渾二

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歲新開牐河引渾榆二河上源之水故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餘里河道淺澀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處糧船不通改用小料船般載淹延歲月故虧糧數

浚通惠河

通惠河其源出於白浮甕山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於舊牐河蹤跡導清水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為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總長一百六

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處共長三百七
十步閘牌一十處共二十座節水以通漕運誠爲便
益從之首事於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
之秋賜名通惠凡役軍一百萬九千一百二十九工
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没官囚隷百七十
二計二百八十五萬工用楮幣百五十二萬貧糧三
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役興之日命丞相以
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牌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
時甎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旣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
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
至是皆罷之其壩牌之名曰廣源牌西城牌二上牌
在和義門外西北一里下牌在和義水門西三步海
子牌在都城内文明牌二上牌在麗正門外水門東
南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一里魏村牌二上牌在文明
門東南一里下牌西至上牌一里籍東牌二在都城
東南王家莊郊亭牌二在都城東南二十五里銀錠

莊通州牐二上牐在通州西門外下牐在通州南門
外楊尹牐二在都城東南三十里朝宗牐二上牐在
萬億庫南百步下牐去上牐百步成宗元貞元年四
月中書省臣言新開運河牐宜用軍一千五百以守
護兼巡防往來船内姦宄之人從之七月工部言通
惠河初這牐壩所費不貲雖已成功全藉主守之人
上下照略修治今擬設提領三員管領人夫專一巡
護降印給付其西成牐改名會川海子牐改名澄清
文明牐仍用舊名魏村牐改名惠和籍東牐改名慶
豐郊亭牐改名平津通州牐改名通流河門牐改名
廣利楊尹牐改名溥濟武宗至大四年六月省臣言
通州至大都運糧河牐始務速成故皆用木歲久木
朽一旦俱敗然後致力將見不勝其勞今爲永固計
宜用磚石以次修治從之後至泰定四年始修完焉
文宗天曆三年三月中書省臣言世祖時開挑通惠
河安置牐座全藉上源白浮一畝等泉之水以通漕

運令各枝及諸寺觀權勢私決隄堰澆灌稻田水碾園圃致河淺妨漕事乞禁之奉旨白浮甕山直抵大都運糧河隄限泉水諸人毋挾勢偷決大司農司都水監可嚴禁之

黃河北徙

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河嘗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為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為九河然後其委多河支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自瓠子再決而其流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八漢人指以為太史馬頰首是其委之多河之

大河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闇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說東都至唐河不為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決於汴陵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為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涉等無異自宋南渡時至今皇元迨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建議者以為當築堤起漕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崩衆從之非以南為壑也其慮以為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矣則以為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曾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西南有制而損之亦可以所可以濟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益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治河議

宋潜溪曰比歲河決不治上深致之既遣平章政事禿其御史中丞李某禮部尚書泰不花沉兩珪及白馬致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繼用賈魯之策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笑以發其流失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腦兒二澤又東流爲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山西合忽闌之水南合也里朮之水復至自東南秋思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之東行又岐爲九派也孫斡論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北百里始獲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莫不剌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渡東行甫二千里貫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闊即闊提二地至哈剌別里赤與納鄰哈剌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三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

至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紆行三百里至
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
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
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大伾而
下釃爲二渠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
河同爲逆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
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
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以堙塞至漢文
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
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
勢其益横也逮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故
迹其後入流屯氏諸河後入于千乘縣徒駭等河後
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
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
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
其利害昭然又可覩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

議至于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甚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堤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其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流復于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勢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始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待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于大數未易以人力強塞川迂儲之曲說最能債事者也蓋猶拔之因循者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於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愚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按景濂此議作于至正間予嘗聞前輩云禹貢曰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于崑崙蓋皆傳聞耳迨元起朔漠太祖征西夏至黃河九渡蓋在崑崙西南憲宗命旭烈征西域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則在域內所謂法循河得之目覩也其源引援示人詳矣若夫治河多分其流亦確論也

黃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及胙城至北直隸濬縣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鹿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封丘入北直隸長垣縣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

末所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封丘于家店
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
爲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二東北流今會
通河

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
四度淤沒護城隄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封丘陡
門祥符東南草店村經府城北五里東過焦橋南過
蘇村至通許西南分九道名九龍口又南至扶溝太
康陳項城潁州縣境入南直隸太和縣合淮正統十
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今皆淤爲
平地其自滎陽縣築堤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名金隄
自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北
抵黎陽觀下東北抵東郡津北西北抵魏郡昭陽人
自汲縣築隄東接胙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獲
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護河隄在滎陽縣東南
二十里中牟縣東北境名官渡即曹操與袁紹分兵

祁拒處築城築臺皆名官渡在汲縣東南現名老[illegible]

置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隄在新鄉南渡[illegible]

渡皆因河徙而廢

國朝于祥符縣置河清巡檢司清河大梁陳橋三驛[illegible]

橋遞運所封丘縣置中灤巡檢司中灤新莊二驛[illegible]

封縣置六崗驛大崗遞運所通許縣置雙溝驛大康[illegible]

縣置儀安驛長葛遞運所新溝縣置甘谿驛陳州還[illegible]

宛丘驛淮陽遞運所項城縣置武丘驛皆因河徙而[illegible]

章

黃茂岡之口塞於弘治乙卯築三巨堤而防護之[illegible]

遏水南行運道無虞矣正德癸酉巨浪橫奔頭[illegible]

二堤俱圮在河南止存三堤暴水湧衝堤去十八[illegible]

之八總理副都御史保定劉公齋沐一祭進去[illegible]

二十步事聞

朝廷

天子遣劉公諭祭謝焉

元順帝至正二年正月左丞相脫脫用言者於都城開河置牐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舟

用不貲而卒以無功金口在都城西三十五里東麻谷即盧溝東岸今都城南有三里河又東南有十里河城壕水漲自正陽橋東減水橋下入三里河經十里河至蓬墩港入渾河或以爲卽脫脫開金口河之故道

按元史言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開通惠河自通州達都城免都民陸輓之勞三十年漕司言新開牌河引榆渾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三十餘里淺澀糧船不通史又言至正二年丞相脫脫開金口河引渾河之水河成水急泥壅不可行以郭守敬事觀之渾河水既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

亦可通以漕河言及脫脫事觀之渾水旣不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亦不可通二者所紀事皆相悖

本朝通州至京師自來陸運雖屢有言者欲開河通舟而竟不能行㝡意元始開通惠河導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則榆河亦引而西至都城南又引渾河注之二水相合故水盈溢而舟楫行焉其後值時亢旱二河之源以及諸泉皆微細故河淺而不能通舟漕司言因引渾榆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淺澁殊不知渾榆二水雖引入新開牐河而其下流亦必至于通州別無走泄其淺澁不能載重者乃時旱水涸之故非引其上源之所致也至於脫脫開金口河則因開河之始偶值渾河泛溢而致壅淤耳若當水勢平緩之時引之而又於分流之處爲之節制未必遽爾泥壅也使果水性善淤如是則自盧溝以至通州渾河經流之道至今淤爲平地矣豈理也哉蓋陸運車戶得利而漕卒受害

元時亦多陸運故撥運糧提舉司有車戶之設雖都水監漕司之言未必不惑於車戶之私因時亢旱而爲沮廢之計者今若不惑羣議修復元之舊河道引西山諸泉盡歸一河以達千城之西於甕塔之開渠引榆河入焉又於渠口置牐以待天旱水微於榆河東流之處築壩遏水西出牐口由渠以達於都城之西雨潦水漲決但令水東由故道以殺其勢又尋金口河故道而開濬之築長隄於運河之東岸而置牐於分水之口設官卒以守水微則開牐以納水水漲則閉而築之水由一牐口來勢不全注旁又有限正如穿陽置埧城牐壩之法既不淤塞亦不爲害如此雖大旱之歲舟不能行雨若時降上源有水舟必可通使漕軍免四十餘里陸運之勞其爲利可勝言哉況近京之地土性堅實水之所經遺塞導引其法易施苦以爲此河經歷賢哲多矣果可漕運必不至今日是不然

水性有定者利害易見其深淺不常者不可即一時之事而昧變通之宜者遏引有方未有不可與利除害甚可以前人所及爲而遂棄不爲哉昔元郭守敬始開通惠河舟至積水潭舳艫蔽水則前人固已爲之而有驗矣有志於興水利者不可不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某具奏其畧曰切惟天生水利本以爲人順而成之斯爲大智我

朝建都勝地設漕運以給用度自眞揚至通州瀕海濟之艱險就裏河之便途牐壩相沿亭候相望

太宗文皇帝貽燕之謀甚宏遠而尚書宋禮平江伯陳瑄贊理之功亦豈可誣哉自通州至都城僅五十里原有牐河一帶廢渠設卒故牐置官非無爲也而乃未究其志漕臣題奏恭有

明旨而竟莫之舉行京儲之陸輓窮軍之受累非一朝一夕矣以此五十里之近在衣帶水之河前元以之

人跡罕到而有功今乃累經建議而未就緒一勞永逸夫豈無所自哉訪得前元河道在於大通橋外邊經過西山諸水從青龍牌海子合流於
宮牆外邊經過西山諸水從青龍牌海子合流於大通橋水源盛大水勢洶湧慶豐平津通流等七牌閘
以挑濬以時啟閉則水易聚而漕艘可行數世之享其利者職此故也今此水從
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非復曩時故道禁庭豬水深廣甚多則其流之出於外者微細而其趨於河者緩弱七牌相去五十里有幾而高低就踰五十尺勢甚直遂夫水性本趨下者流既微弱而勢又直遂故易涸而難盈易洩而難聚所以未樂年間嘗於此河搬運大木即今瞽建木植并竹木雜料皆從此河而入積至月餘而後可剝運一次若糧船齊湧到七牌並啓上源下來下流不接固有經十餘日而一船不得渡一牌者水行之遲不如陸輓之速故寧就車驢之多費而不圖船價之輕省也

所以累經建議或忽之而不修或修之而未得其利視有用之河為無用之水

先朝之志終於未究貧軍之苦終於不甦也為今之計合無因十牐之遺址築五壩之新制又於其旁各置減水牐一座晴乾水小則儲蓄而不洩雨潦水大則疏通而不壅每壩內置剝船一百隻每船可載一百石魚貫而行晝夜不息一晝一夜可運數萬石到大通橋京倉之東通計一百餘日而可運完矣車輛牐價每兩八石運船一隻裝三百石該車牐三十七兩五錢剝船價每兩可百石運船每隻三百石該船價三兩車價用其十而船價用其三大通橋沿河起蓋倉屋數十間收貯剝到糧米次第挑赴京倉壩內合用船隻或漕運自備或張家灣居民車輛之家亦聽造船不覓利在河生理用力少而成功多亦何嫌何疑而有前卻哉況各牐土石見存官吏牐夫見有不必添設再照大通橋千

陽剌閘相隔四里二十九步舊有河二道今築城濠矣應否開通取自
上裁若必為固城之計而不欲改閘此河則四里之脚價費亦不甚多也再照自通州南門起至張家灣廣利廂一十一里長一千九百八十丈係前元舊行牐河通州西水門外小板橋以西原有舊城河一道至西北城角轉至北門土壩止共長三百五十餘步以今年春夏間參將于佐督併運船由張家灣至通州東城門下撥入通倉就省脚銀一萬三千餘兩倘蒙差官相度疏通徑達豪河則所省實多又不止於萬餘兩之脚價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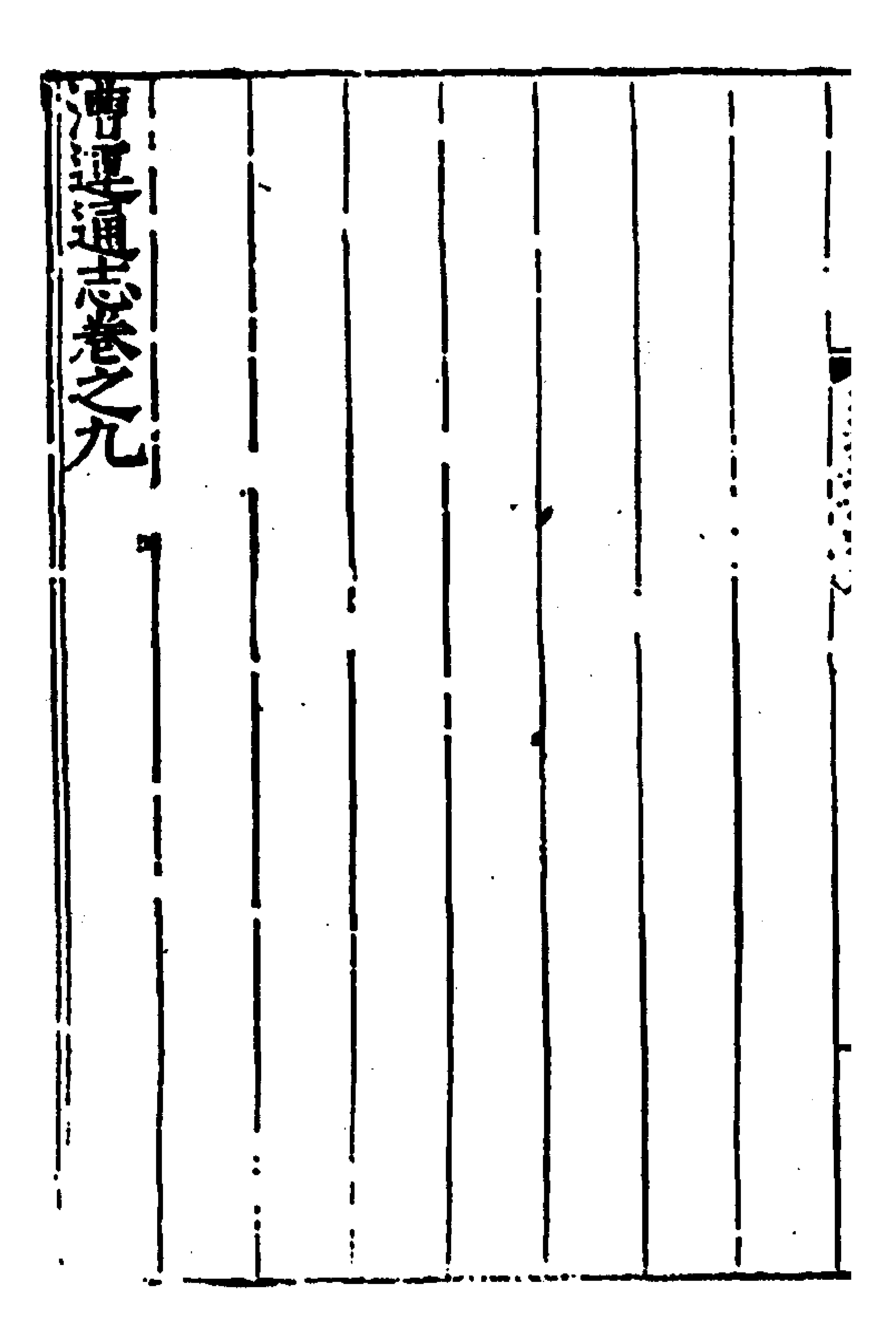
總兵官顧仕隆議曰每年各衛運糧名至六七月內到京彼時農務正忙大雨不時車輛數少泥濘難行須用厚價僱車方肯裝載往往脚價使用不敷揭債上納展轉遲悞臣等思得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道乃元時轉運通渠

國朝永樂間設立漕運備其故道船得抵京交納自後張家灣水旱剝船人戶與夫包攬光棍之徒要得竊取漕利巧生奸計妄言搖動遂將此河廢壞不行正德元年有建議者復舉興修題奉

欽依工部差官會同漕運參將梁璽用銀二萬餘兩雇倩夫匠重加挑濬糧運又曾抵京上納未幾復被前項積年奸徒設計阻滞乃前不行近年嘗造大木悉由此河搬運到京即此度之糧船縱曰難行剝船必有可行之理或者以爲地峻水急不能由牐而上臣等愚見若將此河原設五牐少加修理每牐下板六七塊水大聽其漫流水小任其積聚每牐審度河道寬窄各造大小剝船五十隻共船二百五十隻每隻用軍四名共一千名候北直隸總下官軍運糧到灣之時借用駕使恐不能濟一聽參將王佐委官雇人撑駕本總把總并該運官交糧米盤上剝船運軍協力挽搬參將王佐總爲提

詔催督逐段盤運雖遇陰晴泥濘亦可達京大意相同漸江各壩盤船之法若或天晴亦難分僱車脚水陸並進庶幾濟益臣等切見漕運日用使用日殊若專守漕法恐難拯救此河行亦可少濟事脚之費矣如蒙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臣等於淮楊地方動支漕運官銀存某夫匠打造剝船置辦口袋完日送各將王佐處驗其委撥官軍管領船行之日省出脚銀以備下年添造剝船并各牌及近城地方若造廠房收貯木以防陰雨膳御剝船毋使停滯若有假勢要名色包攬口袋及車戶光棍人等敢為倡率妄言沮壞或別生奸計盜決河防聽科道官參劾用行參將王佐督同通州分守等官訪拏問擬重罪枷號仍發邊衛充軍庶奸徒知警浮議自息而漕運可行矣



漕運通志卷之九